



論語註疏

四

鄉黨 先進

口 12
3109
4



門 12
號 3109
卷 4

皇清

皇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

疏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注

王曰恂恂溫恭

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注

鄭曰便便辯

也雖辯而敬謹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注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

大夫言闇闇如也

註

孔子曰闇闇中正之貌君在蹴踏

如也與與如也

註

馬曰君在視朝也蹴踏恭敬之貌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疏

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

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與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蹴踏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蹴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

君召使擯

註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

也

註

包曰足躩盤辟貌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註

鄭曰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

如也

註

鄭

曰復命自君賓已去矣

疏

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

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

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曰：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軹，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闈，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竝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

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闈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闈外，闈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遷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

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襟如也鄭曰復命曰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孔曰闕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攝衣也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

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

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蹶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疏入公門至蹶蹶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躬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根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有根根謂之門柱根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闕者履踐也闕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搢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趨進，冀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闕門限，正義曰：釋宮云：秩謂之闕，孫炎云：闕門限也。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搢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搢衣去齊尺。鄭註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搢衣，搢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註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蹠蹠如有循。

註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

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

有容色。

註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私覲愉愉如也。

註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

愉愉，顏色和。

疏 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

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蹠蹠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覲愉愉如也者，

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悅也。**註**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註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畧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璚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

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玉，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繡，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視聘是也。**註**足，踏也。如履，謂行正義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踏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踏如也。言舉足狹數，踏踏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註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

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禮侯氏既見正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註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謁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註

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

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

不以爲褻服

註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註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

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註

孔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

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註

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

厚以居

註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註** 孔

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故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

註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註

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

不以紺緇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緇、淺絳色、飾

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緇者、

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

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

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

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者、衫、單也、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

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詩曰、白晝披髮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衣之類、人莫言不坐、言者於飾必表而出、則、當居之服、亦衣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裘，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家主溫，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惟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孔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緇，節者不以為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今禮俗文作爵，言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

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今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緇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練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讀緇為練。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練，練之類。明外除，故曰：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楊赤色，是紺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若以為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表，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為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註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

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
 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
 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
 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麕裘則在
 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註此云素
 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裘絞衣以
 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
 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
 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
 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
 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
 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
 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

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
 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
 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
 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註孔子至佩也正
 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璫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
 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註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
 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
 裳其制正幅如帷各日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
 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
 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註孔子喪主素吉
 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
 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

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日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

註

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

註

孔曰：易常處，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餽

註

孔曰：體，餽，臭味變，魚

餒而肉敗不食

註

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飪不食

註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

註

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註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註

孔曰：撤，去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食，不多食

註

孔曰：不過

飽，祭於公，不宿肉

註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

頒賜，不畱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註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註

孔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註

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

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
 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
 體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
 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
 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
 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
 食者謂折解牲體春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
 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
 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
 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
 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
 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
 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
 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
 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
 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

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
 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者
 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
 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
 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
 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
 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
 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
 靜故不言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
 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
 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禮記子曰饘餼臭味變正義曰釋
 器云食體謂之餲郭璞云飯餲臭說文云饘飯傷熱
 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饘飯傷熱濕也禮記魚
 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
 敗臭壞也餒肉爛也禮記子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
 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
 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註 孔曰：杖者，老

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而後出。**疏**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

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

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

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

也。出。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註** 孔曰：讎，驅逐疫鬼，恐驚先

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疏**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

阼階，正義曰：此明孔

子存室神之禮也。讎，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

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

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

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註 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

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

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

弓劍苞苴箠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

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

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 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

嘗。**疏**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

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

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

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焚

謂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廐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

必畜之待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矣若為君嘗食然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待食之禮也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

嘗當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喪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待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鄭曰至食然正義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

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疏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註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 **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

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義祭器雖知之

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註孔子重朋友之恩無所歸

言無親昵

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

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註孔子曰不拜者有通財

之義 **疏**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

註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疏**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

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當歛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

者雖褻必以貌註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

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曰作

起也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註鄭曰敬天之

怒風疾雷為烈疏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

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

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此即哀有喪也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

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

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

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

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

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饌

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已已必改容

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雷疾也

風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

以敬之也註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

弱與樂輿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

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註負版者持邦

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

註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

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

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

不內顧註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軔傍視

不過鞿轂，不疾言，不親指。

疏

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

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註**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鞿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註云：較，兩轡上出軛者，則鞿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鞿轂。註云：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寸，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

色斯舉矣。

註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

疏

周

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

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註

言山梁

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

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終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終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疏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

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註**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註**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

疏

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註孔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

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註

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疏

子曰

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

德行至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

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

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非間之言。疏：子曰至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騫也。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詩云：至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

論語疏 卷之二 三

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季康子至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與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

也云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木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死

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

子曰才不木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

雖與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

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

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

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

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

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歲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包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疏

顏淵死至天喪

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包

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

包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

疏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

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包

禮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包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疏

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

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答。

註

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

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

註

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

註

孔曰：不得以壽終。

疏

閔子至死然，正

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閔閔如也者，早在尊側，曰侍，閔閔，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

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疏魯人至有中正義曰

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府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為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鄭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

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也鄭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
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
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勝也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

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

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

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

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

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故復解之曰過當猶

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季氏至可也正義

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

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

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

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

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孔曰周公天

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案猶治也三公之職號

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註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

註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

註

馬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

註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註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註

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

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
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辟文過也由也嘖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嘖也子曰回
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
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去屢數也
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
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
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
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
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所以不虛心也。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嗙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味。王弼云：剛猛也。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

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嗙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嗙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

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

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

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

故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

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

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

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

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

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

云與乎以疑之也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

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

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遜

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

論語

卷之十一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註

鄭曰：言冉有性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子路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者，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者，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者，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註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包曰：言夫子在

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註

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

疏

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

唐本白文註
之字作顏
餘方作孔子

畏於匡時與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餘方謂顏淵曰：吾以女為以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註

孔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

註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註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

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逆

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

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
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
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定足多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
之體也言所謂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
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
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
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
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
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
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曰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

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
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
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乎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足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

孔曰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

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

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率爾先三人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註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

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

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衆源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黜爾何如？鼓瑟希。
註孔曰：息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註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註孔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註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註周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註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註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

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會替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之禮焉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息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息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

單裕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
 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
 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
 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
 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
 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
 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
 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
 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
 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
 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

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亦謙言小相耳若赤也
 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註云孔子曰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參音點字皙是也註方義
 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
 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註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祠烝嘗及追享朝享
 禘禘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覲曰同者周
 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覲則見
 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
 為盟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
 之政如玉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
 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
 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
 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
 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禮記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禮記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